

清明忆母

郭振河

又是一年清明,我和女儿来到母亲的墓地祭奠。添两锹新土,烧几张纸币,和她老人家说上几句话,也算是报答母爱的一种仪式。只有经历过生离死别,才懂得思念是那样刻骨铭心。

母亲是2014年去世的,可至今不肯走出我的想念。在夜里总梦见她,一幅大病未愈的样子,缓缓向我走来。我有些惊喜,也有些心痛,急忙迎过去,欲言又止。我唯恐一阵风吹来,会把梦惊醒,把母亲的影子刮走。每次从抽泣的哭声醒来,泪水已浸湿了枕头。

母亲是一个非常随和,而且心灵手巧的农村女人,有很多人常找她帮忙,裁剪衣裳、做个鞋样,给孩子改修衣裤等。她总是把自己手中的活放下,欣然干起别人的活。白天在生产队是不能耽误挣工分的,所有的针线活只能到晚上去做。那时村里还没有通上电,每晚在煤油灯下熬夜就是家常事。每当我一觉醒来,看到她依然还在穿针引线,

就喊了一声“娘”,又很快进入梦乡……

一晃我们三兄弟都长大了,上学、盖房、娶妻。母亲与父亲携手一步步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血汗洒在田间地头,也滴在母亲一个个不眠之夜里。后来我们分门另过,相继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所有大人孩子的缝缝补补、做小衣、小裤的任务,还是要劳烦母亲。一那时生活条件差,穿衣舍不得全部花钱去商场购买,而且小孩的衣裳也很难买得合适。母亲毫无怨言,在一个又一个夜里,用她那不知疲倦的双手全部完成工作。

时光荏苒,随着儿孙们一天天长大,母亲也在渐渐变老。1997年,父亲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母亲痛哭之后,不得不接受命运带来的孤独。人老病来,高血压、气管炎、腰痛痛一些老年病相继找上门来,但她憔悴沧桑的脸上,依然看不出颓废萎靡的样子,依然保持着爱干净、节俭、爱劳动的习惯。农忙时,

孩子们家里总有她帮忙干活的身影,农闲时三个家庭的针线活也不够母亲一个人做。70岁的人还能有多少力气?但她依然不肯在家闲着,给别人摘金银花、吸铁屑、拾酸枣,挣个零花钱。我们劝她别干了,她却说:“在家没事,就当锻炼身体哩!”我知道她是想尽力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平时从不伸手给我们要钱,总说:“够用。”我知道这“够用”二字,包含着母亲对自身病痛的强忍和对生活的简俭,而这些都是出于对子女的爱。

母亲走了,那年她不过73岁,一生的劳苦和辛酸耗尽了她的全部生命力。现在,她的尸骨就在焚烟缭绕的脚下。我的泪水流下来,和黄土滚在一起。再多的愧疚和不舍,也只能随着袅袅升起的残烟,飞向无尽的流年……

起风了,女儿挽着我一步步离开了母亲墓地。我又一步一回头,泪水再次落下来。母亲,何时才能再看你一眼?

在春风里坐一会儿

白永芹

汪曾祺在他的《人间草木》一书中说到: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春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我想到春风里去走一走。

一开始,冬春交替是不动声色的。任谁也判断不出,是哪棵草率先悄悄地从土地里探出头,点亮这干枯的山河。随后,它的姊妹们也不甘示弱,左一个,右一个,争先恐后地冒出来,星星点点,使大地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雾霾散去,天空渐渐透亮起来。冰河慢慢消融,河流复苏,哗哗地流动起来,阳光下,是一条流动的蓝。蓝中泛着亮光,仿佛注入了灵魂一般,获得了新生。

浩荡的春风鼓帆而来了,扑打着玻璃窗,像要破窗而入,把春的讯息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早晨,鸟儿的鸣叫更加欢快愉悦,“叽叽喳喳”,仿佛在争相分享春来的喜讯:河边最粗的那棵柳树发芽了,那片竹林已经泛绿啦!

随后,山河草木染绿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百花也你追我赶,趁着春天还在路上,草木新发,花朵初绽,我决定到春风里去走一走。我带着小狗“黑豆”走在

河堤上,我走一步,它也走一步。我停下来,坐下,它也安静地站立在我身旁。这样的悠闲时光也许是最美的。远远望去,岸边的柳树杨树已有了了一层薄雾似的鹅黄嫩绿。玉兰、海棠、李树上都鼓出了花苞。“吹面不寒杨柳风”,耳畔的东风呼呼地吹,化绵绵之力于无形,推动一湾春水翻涌着倒向西流。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词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春风,似乎就有这样的魔力,它能让人有重回青春年少的感觉,心头涌动起新的希望。

我坐在春风里,像坐拥整个春天。万物都在悄悄地潜滋暗长,蓄势待发,在自然界安排好的序列里,一一等待盛装出场。花开的时候,千朵万朵压枝低,但每朵花都有它自己的使命,即便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它们也丝毫不敢懈怠,不会辜负这一年一次的精彩绽放。不求多么高贵脱俗,只求开得肆意,香得淋漓。

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一样,热爱生活的人也一定钟情于人间的草木。春来了,让我们到春风里和花草树木坐一会儿,感受春的暖、春的希望,感受每朵花盛开时都迎风含笑,在春风里散发着的幸福味道。

一件小事

韩双年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读高小时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三四个同学同伴在村西北田间割草。草筐割满后,我们在道旁树荫下玩潜杏核。就是在半截砖上每人放一两个杏核,堆成一堆。然后每人用自己选的大个沉重的杏核做武器,向半截砖上的杏核用力击打,掉下来的杏核归自己所有,直到半截砖上没有杏核为一局。然后继续添加杏核,循环击打。击打顺序凭石头、剪刀、布输赢顺序进行。

我们全神贯注正玩得起劲,突然从大道西边匆匆忙忙走来一个背草筐年轻人,他走得气喘不接下气,一头大汗。走到我们身边,我看清楚他是邻村一个基干民兵,平时见面常打招呼。我问他你走这么急干什么?他停下脚步气喘吁吁地说:“我在大队果园干活(他村的林业队在我们村西北),在草里发现这个。”他边说边放下草筐,从草筐里拿出一个一尺长极像长方形戴罩台灯的东西。这个东西正反两面都是

镀锌电光,样子看起来特别精致,在阳光照射下很耀眼。

我们几个孩子很是稀奇,纷纷围观惊讶地看着这个东西,一个个伸手不停地抚摸。

那个年代,村里人很少看到有电光的东西,除了谁家买了新自行车外。邻村年轻人自信地说:“这东西很可能是台湾放过来的反动传单携带品,我要马上报告民兵连长,并及时报告公社武装部,我可能要立功了!”从他自信满满的话语中仿佛看到自己在主席台授奖佩戴大红花的情景。

正当他要离开我们往村里赶时,我突然看见那东西背面有一行小字,就像小药瓶上的字很小很小。大意是:请捡到此物者,勿惊慌,这是天气预报常用预测天气的仪器,它已完成任务自然坠落。我大声读出来。邻村年轻人一下泄了气,本想立功当先进,原来是这么个东西,他极度失望,生气地把那个东西摔在草筐里,有气无力地低着头向西

北果园走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常借东南信风,利用气球对大陆散发反动传单和小型物品,对大陆居民进行蛊惑宣传。公社党委和武装部经常给各村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开会进行培训教育,要求广大农村居民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现反动传单或空投物品,无论昼夜,必须在第一时间由民兵连长迅速报告并交到公社武装部处理。不许在个人手里停留,不许向任何人传播反动传单和物品内容,对私自留存或传播者要严肃处理。

当时的农村居民,特别是基干民兵大都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公社和村两级领导的指示都非常接受认可。阶级斗争那根弦都崩得很紧,对敌特等反革命分子大都痛恨至极。基干民兵在农闲时,经常进行队列、投弹、打靶等军事训练,都有保卫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和义务。

清明

马永红

氾河翠柳盈,一望碧波平。
春至惹燕舞,花开招鸟鸣。
棉杨乱飞絮,坡地长凄声。
纷雨断魂路,念亲如梦惊。

张泉有

清明节气即定法,
祭祖园墓放纸花。
子孙坟前燃香火,
轻烟散落千万家。

母亲在上

魏建国

去年12月13日,母亲突然离世了!

那是疫情解封后的第十天,下午四点钟,父亲匆忙上楼来,从未有过的惊慌失措:“孩子快去,你娘没有呼吸了!”我来到二楼客厅,母亲侧倒在沙发上,茶几上一碗面条,只动了一筷子。她的面容慈祥安静,就像睡着了一样。做人工呼吸,打120,奔出门找最近的医生……这一切,都没能救回母亲,令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和承认:母亲竟离我而去了?!

母亲罹患高血压很多年了,2015年冬天因脑血栓住院,留下了右胳膊右腿活动不便的后遗症,但她依然坚持锻炼,学会了用左手吃饭、刷牙,每天早晨和父亲一起散步,她步履蹒跚却走的很

快,父亲跟在后面,随时观察照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下来。一年后,她突然暴瘦,到医院检查,又诊断出糖尿病,我跟医生学会了注射胰岛素。每天早、中、晚三餐前扎一次长效的,睡觉前再扎一次长效的。还要在手指上针刺,测血糖。每次扎的时候,母亲的手一哆嗦,我的心也跟着一紧。母亲反过来安慰我:“可沾了你的光了,每天来给我扎针!”

三年前我买了车,节假日带上父母出去玩,去鹤山湖看水,杜家台看杏花,还有牛王庙、扁鹊药谷、氾河公园,每到一地,用手机记录他们快乐的瞬间。在家人群里转发,都赢得兄弟姐妹、侄儿侄女们的点赞。

疫情期间,母亲不能出门,

吃完饭后,就在客厅和卧室来回转。有很多次,我从外面回来,掀开客厅的门帘,看到父母双双跪在窗前的沙发上,向外张望。他们是在看路上的行人车辆,也是在盼着儿女回家。

小时候,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父亲在县城上班,所有的农活和家务,全靠母亲一个人张罗。母亲心灵手巧,在大队上缝制衣服,又快又好,乡亲们没有不夸的。每到年根底下,我们哥儿四个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在炕边站着做衣服,一晚上做一身,到了大年初一,我们就都穿上新衣服了。

我有时欺负了弟弟,母亲会拿着笤帚,追一条街打我,就是躲到人家屋里,也不能幸免。一直到上了初中,在我的强烈抗议

下,她说到做到,真的没有再打我了。寒假里,伙伴们在巷子里大呼小叫地玩儿,我在屋里看书,母亲对我说:“孩子,你和他们不一样,好好学,能成事儿!”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真的就考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吃上了商品粮!

高中三年,我周六回来,母亲都熬菜给我吃。第二天返校,再把剩菜热熟,吃的又饱又暖,骑上车子上路,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考上大学,全村都轰动了,大娘婶子笑着夸母亲:“你可成了大学生的娘啦?”这时的母亲,别提多高兴了。她和我姐去学校看我,我用普通话给同学介绍她,她腼腆地笑着,像个孩子。

我毕业参加工作,成了家,母亲又开始照顾我的孩子。有一

次我去邢台出差,妻子打电话,说父亲骑车接女儿下学,被撞了。我匆匆回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幸亏你女儿没事,不然我就活不成咯!”母亲心疼我,关心孙女儿,父亲的伤倒排到了后面。

父母年纪大了,每年过生日,我们姐弟五个轮流着管饭。五年前的母亲生日,酒过三巡,在姐姐嫂子的撮掇下,我借着酒劲儿,清唱了一首《母亲》。歌词没记全,唱的还有点跑调,但也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可是这次,离生日只有二十天了,她竟然走了,我再没机会给她唱《母亲》啦!

春天来了,杏花、桃花、梨花都开了,母亲在上,您看见了吗?